联合国 **S**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4081
15 December 199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〇八一次会议逐字记录

1999年12月15日星期三,上午10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海因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成员国: 阿根廷	彼得雷拉先生
巴林	杜萨里先生
巴西	丰塞卡先生
加拿大	福勒先生
中国	秦华孙先生
法国	德雅梅先生
加蓬	当格·雷瓦卡先生
冈比亚	贾格内先生
马来西亚	哈斯米先生
纳米比亚	安贾巴先生
荷兰	范瓦尔苏姆先生
俄罗斯联邦	拉夫洛夫先生
斯洛文尼亚	日博加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霍尔布鲁克先生

99-86728 (c)

上午10时2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非洲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阿尔及利亚、巴哈马、孟加拉国、比利时、布隆迪、喀麦隆、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芬兰、德国、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莫桑比克、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葡萄牙、大韩民国、卢旺达、塞拉利昂、南非、西班牙、乌干达、乌克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有关安理会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迈斯杜阿先生(阿尔及利亚)、穆尔先生(巴哈马)、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贝林加·埃布图先生(喀麦隆)、巴尔迪维索先生(哥伦比亚)、姆万巴·卡潘加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阿布·盖特先生(埃及)、拉西女士(芬兰)、卡斯特鲁普先生(德国)、德谢先生(加纳)、沙尔马先生(印度)、维比索诺先生(印度尼西亚)、富尔奇先生(意大利)、高须幸雄先生(日本)、库因德瓦先生(肯尼亚)、巴巴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桑托斯先生(莫桑比克)、波尔斯先生(新西兰)、姆巴纳韦先生(尼日利亚)、科尔比先生(挪威)、蒙泰罗先生(葡萄牙)、李时荣先生(大韩民国)、穆塔波巴先生(卢旺达)、卡马拉先生(塞拉利昂)、库马洛先生(南非)、阿里亚斯先生(西班牙)、塞马库拉·基瓦努卡先生(乌干达)、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姆瓦卡瓦戈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穆切特瓦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其

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请允许我以安理会主席的身份作简短的介绍性发言。

安理会和更为广泛的联合国会员国认为有必要更好地回应非洲给我们带来的挑战。秘书长的报告去年对这一问题作了分析,作为回应产生了一系列安理会辩论和文本,但并不总是能产生具体的行动或具体的成果。所以我们今天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使非洲问题有所改观,并帮助非洲的复兴。

我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够坦诚地交换看法和意见。因此采取了新颖的步骤在本会议厅中举行一次积极的讨论,并避免某些通常颇费时间的形式。因此,我们也敦促所有发言者将他们的初次发言限于 5 分钟,而且我自己也将试图遵循这一规则。如果我们大家都遵守这一限制规定,将有机会在后面回过来对其他代表已经说过的话作出回应,从而使我们形成一种更为畅所欲言或更富有建设性的讨论,我建议讨论围绕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我们如何改进安全理事会、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重要的分区域组织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包括在具体问题上的联合行动的协调?第二,我们如何满足使非洲维持和平行动变得更为有效和更为迅速的需求?第三,我们安理会能够实施一些什么额外措施来帮助解决并尽可能地预防非洲的冲突?

当听取完所有发言者的发言之后,我提议用所有剩下的时间请那些希望再次发言的代表发言。今天开会结束时,我将作简要的总结并得出一些结论。首先,我高兴地请秘书长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今天欢迎您来到总部。

首先,请允许我由衷地感谢安理会和大会对非洲问题给予持续的关注。

如果仅会议就能解决非洲问题的话,非洲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但它们不能解决。主席先生,这就是为什么我更为赞赏您赋予这一会议切实可行特征的努力,其目的是不仅在言辞上而且在行动中使情况发生改观。正如我上星期在大会所说的那样,联合国已十分广泛地参与非洲事务。我们现在所需的是更为有效地参与。

主席先生,我还认为你首先侧重需要在安理会和区域和分区域组织之间进行更好的协调是正确的。这在维持和平行动领域尤其重要。

在本十年期间,维持和平行动已经具有了丰富的区域内涵,几乎到处都有。亚洲人在柬埔寨带了头,他们在东帝汶再次这么做了。与此相类似的是,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维持和平行动主要是欧洲人的任务。

非洲国家自然应在它们自己的后院发挥主导作用,在众多场合,它们已勇敢迎接挑战。尤其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尤为困难的情况下作出了英勇的努力。

期望非洲人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执行这些任务是不合情理,甚至不公平的。甚至于在许多方面装备精良的欧洲人在它们的区域维持和平时也从其他方面获得重大的帮助。

诸如非洲这样一个区域自然更有权利期望能够帮助它们加强其区域和分区域的体制。我在去年的报告中对这一需求作了强调。

我们秘书处正在尽我们所能。我们已经加强了我们自己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合作,尤其是正在与它们密切协作帮助执行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卢萨卡协定》。

如果说情况到目前为止是令人失望的,这部分是由于各方缺乏执行协议的明确意愿。但也有一个资源问题。在这些情况下,停火随时有可能破裂,该地区也随时有可能重燃战火。因此,我寻求安理会立即作出切实决定,在脆弱的停火进一步受到破坏之前,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情况采取迅速行动。

但同样迫切的是,应当向联合军事委员会提供必要资源,使之能够发挥卢萨卡协议赋予它的作用。我们已经召开了两次由潜在捐助者参加的会议,强调这一需要。我们现在应当与非统组织共同探讨如何提高联合军事委员会的效力,使之能够与维持和平人员的工作保持更加密切的协调。

同样的意见也适用于西非经共体监测组(西非监测组),它在西非,尤其是在塞拉

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比绍进行了有益的工作。但至少是在前两个国家中,它主要是依赖该地区个别国家的支持,而这些国家的人民很难承受这类牺牲。安理会应当作为当务之急,考虑如何可以更加公平和有效地资助此类区域行动。实际上,对一旦确定了责任,就确保提供足够资源以履行这一责任的重要性,我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

就塞拉利昂而言,我要强调的是,如以往提交安理会的报告所指出的,如果西非监测组确认其已经表明的从该国撤出其所有部队的意图,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就将需要额外的资源。

非洲的区域和分区域组织目前根本没有这些资源。它们必须通过信托基金来资助其维持和平活动,而遗憾的是,这些信托基金根本没有争取到必要规模的捐助。

联合国自身的情况也不见佳,如通常的情况一样,我们得知要通过自愿捐助来支助我们的行动。我认为,日益依赖这一做法违背了《宪章》的精神,而且也缺乏效率。任何组织,如果只能现挣现吃,就难以做好工作。安理会的最高度优先考虑之一应是找出更稳妥和更有效的方法来为维持和平行动筹资。

主席先生,你问到安理会有什么别的手段,可用于帮助解决,并在可能时预防非洲的冲突。在建议此类一些手段时,我特别想到安理会需要对非洲冲突、或潜在冲突显示持续和强烈的兴趣,避免人们以为安理会只是偶尔关注危机,或热衷于高谈阔论,却没有任何后续行动。安理会一旦采纳一项倡议或通过一项决议,必须始终全力采取后续行动,支持其执行。

这样做的一种方式是采用有关国家的联络组,全程跟踪就具体冲突拟议采取的行动。就索马里问题设立的联络组是这方面的一个开端。

在有些情况下,或许需要设立联合工作组,将安理会成员、秘书处和有关区域或分区域组织聚集在一起。在需要确保毫不拖延地执行部署维持和平部队一类决定时,这种做法或许尤其适宜。

第三种有益的方式是设立一个工作组,将某些成员聚集在一起,这些成员关注预

防或控制冲突的某一特殊方面,并接受一项具体使命,在可以看到明确成果的情况下,与秘书处一道就安理会的某些倡议采取后续行动。这方面的例子是福勒大使的小组,该小组在追踪支助某些冲突的经济资源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并正在探讨安理会一旦作出决定后,如何来实行制裁和禁运。其他问题,例如小型武器的贩运,显然也可以采取类似方针。

第四,安理会可以考虑在总部这里,并在适当情况下在非洲轮流召开会议,以在安理会成员与各区域和分区域组织领导和工作人员之间建立更加密切和更为经常的联系。

除此之外,我认为上个月在关于预防冲突问题的辩论中提出的许多想法或许特别有助于解决非洲问题,例如,按照今年 9 月份前往雅加达和帝力特派团的模式由安理会本身采取的目标明确的行动;安理会就会员国或秘书长提请其注意的问题采取的预防行动,包括在一些情况下,在东道国同意下部署预防性部队;预防性裁军或建立非军事区;加强区域预警能力以及维持和平。

我提出的建议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只要坚持执行下去,就可以对我们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工作产生确实的和可以看到的影响。主席先生,我是本着你召开此次会议所遵循的脚踏实地的精神来提出这些建议的。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期待听到你以及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的看法和建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 秘书长先生,非常感谢你提出了这些切实的建议,为了落实我们需要在非洲采取的行动,而不仅仅是拿出我们都已耳熟能详的言词和决议,这些建议确实是非常可喜的。

我现在将以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的身份发言。

我们如何在联合国和非洲之间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首先,我们需要在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之间建立更好的伙伴关系。联合国与非洲统一组织不应相互竞争,而应寻求合作与协调。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秘书长以及非统组织秘书长和主席之间应当进行定期磋商。我们需要更多的联合国/非统组织联合特使,秘书长在

其非洲报告中倡导了这一想法。我们需要在纽约在安理会与非统组织办事处和非洲集团之间建立更好的协调,并在亚的斯亚贝巴在非统组织与安理会驻地代表之间建立更好的协调。今天,我提议安全理事会应建立某种机制,与非统组织一道考虑如何推动这些和其他实际想法,包括秘书长就加强协商问题提出的想法。

第二,我们需要加强预防,使非洲问题不致演化成冲突,而遗憾的是,它们确实频频演化为冲突。英国欢迎秘书长定期提出报告,就人们日益关注的局势向安理会发出预警,并建议应当采取的行动。我们希望加强安全理事会监测和评估潜在事故地区的能力。我们应当考虑安全理事会向该地区派出特派团。我们应当更加乐于考虑预防性部署,我们应当考虑,我们大家可以进一步做些什么,帮助加强非统组织自身的预防冲突能力。当然,英国已正向非统组织亚的斯亚贝巴的冲突预防中心提供支助。

第三,我们需要更好的维和,秘书长先生,你就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塞拉利昂的讲话尤其受人欢迎。预防失败时我们需要更好的维和。为什么《和平协定》签署 6 个月后联合国部队才进驻塞拉利昂?为什么刚果民主共和国可能的维和行动的先期准备这么困难?

这不是对秘书长或秘书处的批评。这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批评。秘书长及其工作班子必须得到我们对新的维和行动的全力政治支持,必要时,提供适当的资源、钱和人,使之比我们现在所能做的还要成功。

秘书处需要储备更多的关键设备,随时可以快速部署,需要能够采取快速、有效行动的结构和程序。

第四,我们必须使安理会各项决定、包括更聪明的制裁得到更好的执行。例如,联合国——我的意思是指联合国各会员国——没有能够在安哥拉执行商定的制裁决议以便制止燃料、军火和弹药供应流向萨文比的残忍的安盟部队。我们赞赏福勒大使开创性的工作,但他需要实际的帮助,包括今天在座、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政府提供的情报和信息。

我同美国、法国、比利时和乌克兰政府、同许多非洲国家讨论过现在采取行动

的需要。最近萨文比遭受军事上的失败后,现在是让制裁产生巨大效力的时候了。该地区国家有许多腐败官员在向安盟提供供应和安盟向外出售钻石方面与安盟勾结。军火正在由东欧运来。现在是公布那些对此负责任的人的名字并使之名誉扫地的时候了。让我们共同来这样做吧。

我还敦促各钻石公司和贸易中心仿效德比尔斯的榜样并拒绝从安哥拉收购钻石。

现在采取果断的行动,联合国能够结束安哥拉的战争并促进持久的和平。这将是对联合国是否愿意将非洲放在国际社会议程上更显著地位的真正考验。英国就希望将非洲放在更显著地位上。正因为如此,我将认真听取今天的讨论,在讨论结束时,我们将总结出主要几点供安全理事会作为新行动的基础加以审议。

我现在恢复先使安理会主席职责。

秦华孙先生(中国):我们欢迎今天的会议,并感谢秘书长刚才所作的发言。

关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我想讲几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改进安理会与非洲区域和次区域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我们认为,首先,应当以更多的实际行动来支持非统组织和西非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伊加特(IGAD)等次区域组织的工作。

第二,我们认为,应当结合对热点问题的审议,在有关决议或主席声明中欢迎、批准或授权地区组织开展有关工作。

第三,可以加强安理会与非统组织及次区域之间的交流,可以定期请非统组织秘书长或其代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

第四,在非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举行首脑会议或部长会议后,可以请轮值国的常驻代表以适当的方式向安理会吹风。

第二个问题,如何更加及时、有效地在非洲开展维和行动。我们的意见是,首先,总的原则应当明确。这就是应当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中立和自卫的原则和征得当事方同意这三个基本原则。

第二,我们认为,在非洲维和问题上,应当事前多听取当事国、有关地区组织和地区组织秘书处的意见。在作决定时,不能以地面安全得不到保障为理由持消极的态度。

第三,经费不足已严重阻碍了维和行动的正常开展。我们呼吁拖欠维和摊款的国家应当及时、全部和无条件缴清欠款。

第四,在塞拉利昂维和行动上反应不够迅速,在刚果(金)问题上更是步履缓慢,引起不少的议论,认为这是双重标准。我认为关键的问题还有一个政治意愿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安理会可以在何种情况下采取何种机制更好地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我们认为,总的说,应该有必要采取一些新的办法改进工作。

首先,我们认为今年 9 月安理会派团到东帝汶考察当地局势,这一做法受到各方好评。因此,我们也认为安理会是否也可采取同样的办法派团到非洲有关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第二,我们认为安理会应进一步挖掘现有机制和资源的潜力。例如,制裁委员会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安哥拉制裁委员会主席福勒大使的做法值得大家借鉴。

第三,我们认为非洲冲突起因比较复杂,应该采取标本兼治的办法。维和任务结束以后,联合国其他机构应及时在建立和平方面发挥作用。因此,安理会应进一步加强与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有关机构,如大会、经社理事会的交流与合作。

我们认为今天的讨论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中国的成语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很感谢中国大使在简洁方面所树立的榜样。具说我自已的发言迟续了 4 分 55 秒,因此也在 5 分钟期限内。

下一位发言者是美国大使。我本人就是非洲的儿子,我很高兴地说,他刚从非洲归来。每一位访问非洲的人回来时都更加完善,我相信这也适用于他。

霍尔布鲁克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将努力遵守你的 5 分钟规则。我为离开会议一会儿表示道歉,但我认为我需要——的确是非常必要——在大会上就克罗地亚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的逝世发言。

我想赞扬联合王国召开这次重要会议,并且说我刚从马里、安哥拉、纳米比

亚、南非、津巴布韦、赞比亚、卢旺达、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尼日尔访问归来。我期望在明天的会议上更详细地讨论与刚果有关的问题。

我想以主席今天非常正确地迫使我们感到的非正式精神来发表几项简短的评论。我们在访问中遇到的首要问题,也是我们在此处要讨论的所有其他问题中非洲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艾滋病毒/艾滋病扩散的问题。我无论怎么强调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都不过分。秘书长多年来曾大胆和勇敢地大力宣传这个问题。的确,科菲·安南本人很久以前就请我注意这个问题。我感谢他提出这一要求。

此处在安全理事会,我必须说,这不仅是一个健康问题:这是一个安全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是一个不会消失的问题。在过去 12 个月中,非洲死于艾滋病的人比该大陆死于所有战争的人都多十倍。我们不能逃避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在安全理事会讨论的一个合法部分。

需要最有力解决的是为艾滋病解除耻辱的问题。在我们访问的十个国家中,我认为只有一个国家,即乌干达,全面进行了解除耻辱的工作。据说塞内加尔也做了很好的工作。我们访问的所有其他国家都承认这个问题,并有这样做的方案。的确,在我会见姆贝基总统时,他正佩带着艾滋病丝带。我们关注这一问题,而且我希望在下个月美国担任安理会主席时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我想提到非洲的战争问题。我将把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评论保留到明天。关于布隆迪,我们很高兴曼德拉总统接管了这一工作。我和他就这一问题举行了很好的会谈,我想他将使局面发生真正变化。关于安哥拉,我们象秦华孙大使一样,期望与制裁委员会的福勒大使密切合作。就我们方面而言,美国准备加倍在制裁方面的努力,我们期望从福勒大使那里了解到美国如何才能更好地促进这一努力。

最后,请允许我说,正如秘书长所说的,安全理事会需要对非洲给予更多的重视。我同意他的观点,即这一重视应是有效的。我大力赞同秦华孙大使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建议,即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拿出更多的时间与安全理事会进行协商。

最后,我想就下个月美国担任主席说几句话。正如我们在比勒陀利亚的一次讲

话中宣布的,美国将利用下月——新千年的第一个月——担任主席所提供的机会,来强调非洲问题。我们暂时的意图是,在今天这一重要会议和明天会议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尤其是在一月的后半部分举行安排紧凑的一系列公开和非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这些会议将侧重这一领域的问题——我刚才提到的那些问题,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个我期望在明天进一步谈到的问题。我希望,来自各国首都的高级别代表下月加入我们的这些讨论,而这些讨论将涉及真正的成果,而不仅是发言。

谢谢主席先生召开这次重要会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大使,并欢迎他所提出的观点。我也祝贺他的政府在下月担任主席期间将给予非洲的重视。我认为出于正当的理由,非洲正在得到可能前所未有的更多重视。我们需要从中产生某些结果。

福勒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的确很高兴看到你在这里参加这一重要辩论。你的国家和政府和你本人对非洲的奉献精神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在这一会议厅内得到深切赞赏。我还想以更个人性的语调感谢你在道义和物质上支持我们通过有效实施安全理事会的制裁使安哥拉内战早日结束的努力。你呼吁采取具体和有重点的行动,这是令人欢迎的。

主席先生,你很清楚——尽管这一大厅内的有些人可能并不清楚——我作为安哥拉制裁委员会主席想暗示,即在二月底,及时提交安理会设立的专家组的报告,并保证在三月或四月初向安理会提交这一报告。我非常希望,其中将载有对安理会可能按你建议的那样采取的更多行动所提出的重点集中的建议。

加拿大非常感谢你今天同意采取一种做法,它将允许非成员参加这一具有创新性讨论。安理会探讨使用新的做法来进行工作,只能从中获益。而这确实就是这样一种做法。我们也非常同意以下担忧,即尽管非洲花去了安理会大部分时间,而就具体结果而言,我们事实上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往往由于财政和政治原因,安理会设法避免它在非洲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很多职责。结果是将防止、调解和解决冲突的职责移交给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各分区域组织,往往忽视了它们各自那些领域的能

力。即便这些组织能够发挥有效作用,在当地或区域两级进行的预防努力往往需要只有安理会积极参与才能给予的推动。因此,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你现实理解各自的相对优势和弱点、有效分工和平等分担的基础上的有效合作伙伴关系。

并非所有的消息都是坏消息。我们认为,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最近获得保护平民的强有力授权,而且最终将承担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经共体)监测组(西非监测组)现在所承担的某些负担,就是向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但是从我们的角度看,这仍是一个混合解决办法,在联合国部队与剩余的西非监测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方面仍伴随着混乱和内在的不连贯性。我们必须继续更加努力,以便澄清任务和减少混乱。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联合国的参与是安理会致力于那里和平努力的重要信号,而且这应有助于创造——或至少是促进和建立——必要的信心以支持最终部署一个规模合理和有效的联合国特派团来监测《卢萨卡协定》的执行。我肯定同意先前发言者的看法,即我们在这方面等得太久了。

鉴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有关和平与安全的工作日趋重要,安理会和非统组织之间的确需要更密切的合作。务实的建议包括安理会主席和非统组织秘书长或主席更经常地接触,安理会和非统组织代表在纽约更经常会晤。

联合国同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合作在安理会授权的特派团任务期满时更为重要,因为这些组织被要求承担冲突后建设和平和重建的领导作用。我们欢迎联合国和非统组织秘书长已经采取的主动行动,旨在增加这两个机构的合作程度,尤其在就主要非洲问题交流信息方面。我们高兴地鼓励两位秘书长继续其协调努力,而且在这方面我们刚才从秘书长安南和主席先生你那里听到的建议是可喜的;加拿大期待以我们所能做到的任何方式进行合作,使这些建议具有实质内容和重要性。

必须强调,如果协定当事方不履行其义务或抵制建立可行和平的努力,那么联合国同区域或分区域组织无论怎么合作都无法实现和平。

国际参与的机会之窗很快关上的情况屡见不鲜,可悲地丧失了和平的机会。我

们应改进联合国规划、部署和管理支持和平行动的能力。当作出因应时局的政治决定时——不仅在非洲——应有采取行动的相应能力。增加这种能力包括改进联合国快速部署部队的能力,这是加拿大6年以来努力争取实现的事,但没有成功。

我们还想保证非洲支持和平行动配有适当任务和资源。过去不这样做产生了灾难性后果。任务应充分有力,使特派团有成功的实际机会,因此它们应有充分的资金和支持。为这种目的设立的自愿信托基金不起作用,我希望我们将很快接受这一现实。这些基金不适合这种任务。多国部队在对少数国家造成负担方面是不公平的。我们在塞拉利昂的集体经验充分证明这点。我们有可行的制度:通过分摊捐款供资的联合国特派团。让我们利用这一制度。

安全理事会还应审议非洲预防性部署。正如最近关于预防冲突的主席声明所指出,这种预防性行动比在冲突后采取措施更有成本效益。当然秘书长1999年9月20日在大会讲话中十分雄辩地谈到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应认真考虑预警指数,而且应准备在武装冲突爆发前采取行动。我们支持维持和平行动部建立工作组的努力,而且我们期待与之合作。

挑战与其说是寻求新的工具,不如说是使现有工具更加有效。有效地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战略要求更广泛界定安全和安全挑战,应考虑到促成冲突的多种因素,并在冲突最早阶段处理它及其各种表现。这种定义意味着安理会的注意力不仅集中于国家之间侵略,而且集中于国家内安全问题,这包括严重和有系统地侵犯人权、灾难性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吏治和法治失败以及经济匮乏。总之,这意味着更加注意人的安全威胁,正如最近历史所表明的,这种威胁是非洲冲突的关键起因。

加拿大认为,解决和制止冲突的快速和坚决行动可以是对未来冲突的重要遏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安理会应能够指望具有有效和快速部署能力的联合国。因此,安理会应探讨其可用手段的遏制性质。应使现有制裁发挥作用,成员们听到我把对安盟的制裁包括在内时,不会感到吃惊。非洲人没有向安盟出售军火,而且非洲人不购买萨文比先生的钻石。然而非洲人可以发挥关键性作用,使旅行和代表性制裁

有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福勒大使在安哥拉的工作。现在是保证对安盟制裁发挥作用和有效的关键时候。还请允许我说,我刚才收到的一张纸条说霍尔布鲁克大使讲了 4 分 57 秒。显然,秒表在安全理事会内也象移动电话一样普遍。这种纪律性是值得敬佩的。

德雅梅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团在其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组织这次讨论。

非洲所有危机和冲突没有单一的处方。但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经验中得出一些结论并汲取一些教训。

首先,正如多数其他发言者已经说的,应改进安全理事会同区域和分区域组织以至特设区域主动行动之间的关系。过去某些区域主动行动没有随时向安理会足够通报;只是在处理一个事项稍后阶段才求助于安理会,使安理会没有足够准备给予核可或提出建议。参加谈判的各组织或特设委员会主席或秘书长应同安理会更经常地会晤,安理会应在他们参加的和平进程关键阶段邀请他们。这当然首先适用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主席和秘书长。

另一方面,有资源的国家应向参加维持和平行动的区域或分区域组织及特设联盟提供财政和后勤支助。在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比绍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监测组(西非监测组)作的事情是不够的。我完全同意福勒大使的评论,即维持和平行动的分摊筹资比自愿筹资好。

但帮助非洲人解决其问题的最佳方式首先是训练他们进行维持和平活动。这是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举办的方案的目的。我们应帮助他们准备并执行这种行动。

第二个办法是直接的联合国行动,这可回答有关本组织做得太少,做得太迟的批评。首先,联合国应准备好快速采取行动。联合国应能够考虑及时发起行动的手段。安全理事会在通过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第 1279(1999)号决议时第一次试图这

样做,该决议请秘书长

“采取必要的行政步骤,为至多 500 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提供装备,以便将来联合国能迅速部署”。(第 1279(1999)号决议,第 9 段)

我们终于第一次同意事先作准备。我们应该在这一轨道上继续下去。不能一方面悲叹联合国反应缓慢,而另一方面又拒绝一切革新。

第二,显然我们应该确保行动的资源符合其任务。削减联合国行动的安排、组成或预算是确保失败的最佳办法。财政方面一定不能成为决定一切的限制。在我们处理维持和平与安全的时候,费用应该是结果,而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面对各国的吝啬,最热情的意图表白显然一文不值。

第三,解决冲突的最好办法显然是努力防止冲突。两星期前我们曾就这一主题进行过辩论。防止冲突需要许多行动,而这些行动往往并不在安理会权限之内。在政治领域,我们应促进真正的权利分享的设想,它保护少数族裔的权利,因而避免夺权或进行政治或种族报仇的恶性循环。我们大家,各会员国、各组织和捐助国都应该发出同一信息:使人能接受分享权利是恰当的。

在经济领域、我们必须保持对发展的有意义的援助,同时保持在贸易领域正在进行的事项。四分之三的最不发达国家位于非洲,奇迹是没有的——它们必须得到帮助。对官方发展援助的要求仍然是巨大的。我同意美国代表关于打击艾滋病运动的发言。但是打击艾滋病的这一运动在预防和治疗两个方面都需要援助。它需要声援,这意味着进行治疗的资金。

显然,如果我们不将所有这些建议运用于具体案例,那么所有这些建议都将是无用的。非洲的许多危机正处于关键阶段。其中许多在安理会议程上如果不是好几年的话,也是好几个月了:大湖、塞拉利昂、安哥拉、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和显然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今后几个星期中有关这些主题的各个决定——我谨强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案例——将显示今天在这里所讲的话具有任何真正反响的程度。

佩特里拉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阿根廷政府和人民对你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我相信在你的指引下,这场辩论对于实现所规定的各项目标将是极为有益的。我们记得9月底你同我们一起参加公开辩论时的讲话。我们知道你出生于非洲;你是一个为争取非洲的自由而斗争的人;目前你作为外交和联邦事务国务大臣将继续大力从事这些目标。

这次辩论应能使我们思考三个具体事项:首先是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第二,加强非洲在维持和平领域的能力;第三,预防冲突。

关于第一点,我要说至关重要的是保持两个秘书处之间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为决策进行准备的领域保持定期对话。交流信息是不够的;尤其是务必也交流对这种信息的分析。实现这一点有各种方式:互相访问、相互交流官员参加会议以及非统组织高级别官员在安理会非公开会议、公开情况介绍会和公开会议中更经常地发言。

例如,去年9月,赞比亚奇卢巴瓦总统光临安理会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公开会议,这是极为有意义的。同样,我们认为纳尔逊·曼德拉总统光临有关布隆迪的会议将具有积极意义。我们应探讨《宪章》第八章规定的一切可能获得的机制。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培训维持和平人员以及后勤和财政支助——换言之,财力。我们认为这是最大的困难所在。财力的缺少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维持和平行动的行为、期限和组成。自愿捐助和信托基金是重要的,但是它们不能取代维持和平行动的正常资金筹措。只有正常的资金筹措才能使维持和平行动具有必要的合法性、连续性和可预测性。秘书长曾在各个场合指出这一点,而我们刚才听到加拿大福勒大使特别强调这点。

最后,关于预防冲突,我们认为安理会可考虑各种手段——例如,改进预警制度,这同第一点也有关——同非统组织和主要的次区域组织交换信息和交换对信息的分析。另一个手段是利用制裁,甚至,如果必要时,在冲突处于初期阶段的时候。我们应

牢记,平民百姓是冲突的主要受害者,它们不应也成为制裁的受害者。实施制裁机制本身并不够,必须使制裁有效。在这方面,作为安哥拉问题制裁委员会主席的加拿大福勒大使采取的切实的主动行动是如何加强制裁机制有效性的一个明确的榜样。我们认为,秘书长所进行的实况调查任务和安全理事会特派团是应该得到更经常运用的手段。最后,作为实况调查团的成果所建立的非军事区也可作为一个有用的手段。

如果我们不明白冲突的根源有着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话,任何外交手段都将是无效的。我们重申,和平与发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美国和法国刚谈到这点。冷战的结束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关系的条件。但是,如秘书长所指出,经济是全球问题,而政治是局部问题。西雅图首脑会议令人沮丧的结果表明了对考虑到发展中国家需求的贸易自由化的抵制。因此,不仅在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的过渡阶段,而且在预防阶段必须在安理会、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同时同该系统其他机构和布雷顿森林机构一起进行协作。海地的经验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教训,可运用于非洲的各个问题,甚至运用于中非共和国和几内亚比绍的情况。

最后,如果各领导人没有寻求政治而不是军事解决办法的真正政治意愿的话,任何冲突都不会得到解决,这是事实。但是为了对解决这种冲突作出具体贡献,安理会明确决心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事实。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根廷代表的发言,尤其是有关我本人致力于非洲问题的发言。

范瓦尔苏姆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我高兴地看到英国主席举行安理会公开会议以专门讨论非洲问题。在我国 9 月担任主席时我们计划了一次类似的会议,但我们当时完全不敢肯定这个会议将获得成功。毕竟,在一代人时间里只有一两次机会主持安全理事会会议的非常任理事国成员对他们主持什么样的会议总是小心翼翼的。正因为他们担任主席的机会如此罕见,使其获得巨大成功的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把事情搞错。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感到宽慰的是,由于字母顺序的关系,正好在本世纪结束之前和之后主持安全理事会会议的两个常任理事会都决定举行专门讨论非洲问题的公开会议。看起来,当我们在 9 月确立这个趋势时,我们没有做错。事实上,今后担任主席的国家如果不举行专门讨论非洲问题的公开会议,可能要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那样做。

有些非洲代表团将欢迎这种情况,但其他一些国家必然会将其视为一种虚假的行动,以代替非洲如此迫切需要的有效参与。我的非洲同事们尚未发言,但我的直感是,他们想这样说,而且如果他们真的直言不讳的话,他们会这样说。在我们在隔壁进行的非正式磋商中,我们听到了许多大意如此的发言。主席先生,我希望我现在遵守了你为这次会议规定的规则。这是一次公开辩论,所以我们可以对别人发言做出反应,但我们也可以先发制人。

据认为由我们实行的恶名昭著的双重标准作法是一个大问题,我想就此发表几点看法。

首先,我同意法国代表团的以下看法:政治上的来往是不够的,资金仍然是一个关键因素。在这个问题上荷兰是钱用到当用之处。我们在科索沃花了很多钱,但没有影响我们对非洲的捐款总额。向科索沃提供的是新的资金。没有任何转运预定为非洲提供的荷兰资金的情况。

第二,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特别关心的非洲项目中的参与也没有减少,这种参与如我们对塞拉利昂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监测组和对布隆迪的阿鲁沙进程的捐款。

第三,我们感到,实在没有任何理由责备我们在科索沃的参与。前南斯拉夫是我们的后院,我们的安全与世界的这个地区有很大关系。然而,由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荷兰人正在开始把非洲也看作是他们的区域。非洲的人道主义灾难在过去曾被看作是不直接影响我们的遥远的事件,这个时期无疑已经过去。

但是,那些宣称国际社会随时准备在科索沃和东帝汶进行干预而同时却无视非

洲大陆的人忽视了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联合国在非洲部署的维持和平行动比在任何其他单一的区域都多。在1989年和1998年之间开始的32项行动中,13项是部署在非洲。这个屋子里的人可能多数都知道这一点,但有些人可能会争论说,那13项维持和平行动无法与科索沃和东帝汶的行动的规模、速度和费用相比。那么大规模的行动似乎只有欧洲或亚洲才是可能的。

我们理解这种论点,但我们必须指出,科索沃和东帝汶与在欧洲和亚洲采取集体行动的通常情况大不相同。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空袭是在没有安全理事会具体授权的情况下发动的,既使是参加空袭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国家也表示希望,今后能够避免这种行动。很难想象,16个北约国家的议会会为这些空袭开放绿灯,只因他们看到米洛舍维奇首先是在克拉伊纳和东斯拉沃尼亚,然后是在波斯尼亚以及最终是在科索沃实行的为期8年的“民族清洗”。这是一个由于日益增强的厌恶所产生的政治意愿的独特例子。

东帝汶的情况也不是典型的。在多年的僵局后,使国际社会深感宽慰的是,印度尼西亚、葡萄牙和联合国终于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解决办法。但是,随后出现的以下情况使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失望情绪: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中的一些人在东帝汶似乎选择独立时毫不犹豫地违反了该协定。此外,5月5日的《协定》存在着奇怪的缺陷:它把维持法律和秩序的责任交给了印度尼西亚,这甚至适用于表决结果赞成独立的情况。无论如何,决定性的因素是,一个邻国愿意领导人道主义干预。

这些构成了促使采取有关行动的非常局势。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存在使这种行动更加困难的具体情况。在非洲,具体情况可能会是缺乏中央权力机构或民族纠纷。民族间的斗争是一个特别难以解决的问题。欧洲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经验,但一些年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在克服民族之间的纷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在1963年作出了一项历史性的决定,当时它决定接受非洲国家从殖民当局继承的边界。这使非洲有了确定的边界,但同时也使非洲国家

成为多民族的国家。一个欧洲的代表团没有资格告诉非统组织可以怎样做,但 1963 年的决定的合理的后续做法可能是帮助制订容易管理的非洲多民族模型。这种援助将不是干涉其成员国的内部事务,而是对边界不可侵犯原则的重要补充。鉴于非洲的几乎所有冲突都在主权国家的范围内进行,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建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荷兰在担任主席期间指定一个非洲问题辩论日的作法是非常值得欢迎的,联合王国特别赞赏以下事实:荷兰首相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此主持这个辩论。这是荷兰政府致力于解决非洲问题的一个具体表现。

哈斯米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理会的这个会议。我想借此机会赞扬联合王国代表团以非常新颖的形式主持这次会议。

我可能有点过份的全盘接受了联合王国代表团的建议,以至于我们没有准备任何发言笔记。我应该是直接了当的,但在某些问题上我可能表达的不那么好。在听取了主席先生你、秘书长和在我之前发言的同事们的发言后,我仅仅记下了一些要点。接着我认识到,这毕竟是一个公开会议,一个人的发言在某种意义上是正式的。尽管如此,我将努力在我的笔记的基础上参加这个讨论。

我完全同意到现在为止我在这个会议中听到的发言。其中很多论点在过去表达过,但有一些新的角度,对此我们非常赞赏。需要做的是,由我们、秘书处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采取更多的后续行动。

我将做的是提出一些问题,尽管在我之前发言的同事们可能已经提出其中一些问题。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这两个组织之间是否存在着充分的或足够的资料流通或交流。我们在过去已经讨论过这一点,但我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安理会的一些成员不时的产生以下观念:我们在安理会中的人不准确地知道非洲对我们有什么希望。存在着这种交流方面的缺陷。

安理会是做得过多还是太少?我们对干预非洲事务是踌躇不前,还是干涉过多?

人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出现的问题是,某些安理会成员特别是非洲成员、还有亚洲成员和其他成员有时挑三捡四。我们可能认为,也许由于这种传递错误,因此出现了这种可以察觉的对非洲事务缺乏兴趣——缺乏真正兴趣——的现象,安理会正在挑三捡四。安理会在某些地区进行干预,但在另一些地区却不加干预。这是否是因为非洲太大、因为非洲有太多的问题——当然,筹措资金也是一个问题——还是因为这些问题长期存在而没有得到解决?

有人提出了其中的一些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造成安理会和非统组织之间的这种错误认识。如果尤其我的非洲同事能够对我和其他朋友们在这里提出的若干问题作出回应,我将不胜感激,因为他们在这里所说的话意义重大。

就我国代表团而言,我们对此没有误解。我们认为,虽然某些其他成员认为,有关是否充分邀请联合国参与的信息不够明确,但非洲已发出一个明确信息。我们认为这个信息十分明确,但联合国目前缺乏的是后续行动和深入参与。

因此,当然存在索马里问题和这样一种认识,即安理会经过几年前因多管闲事而吃尽苦头,现在萎缩不前、沉默寡言,不愿急忙重新帮助解决问题。从亚洲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安理会现在应该重新介入索马里和非洲其他地方的事务,人们只能从过去的教训中学习。也许过去犯过错误——我们都从错误中学习。我认为联合国秘书处有充足文献表明从过去错误中汲取的各种教训。

就马来西亚而言,我认为非洲不会认为安全理事会的参与是管闲事或侵入基本属于非洲的地盘,尽管如此,我仍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有时当我们私下交谈时,我的一些同事提出了这些问题。我要特别反复论及选择性和双重标准问题。非洲国家持有这种明确认识——我相信它们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从亚洲的观点看,确实存在着这种印象,也许是错误印象,因此,我认为安理会必须从他们头脑中消除这种认为确实存在选择性和双重标准的概念。

主席先生,我认为你和其他人都提及两组织之间加强相互作用的问题。当然,两位秘书长进行了高级接触。他们定期会晤;他们彼此交谈。例如,我们曾多次提议非

统组织秘书长来安理会讲话。我相信安南先生已在非统组织讲过话,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让萨利姆先生来参加这些安理会会议,以便确实澄清我和其他人在此辩论期间并在我们进行的其他非正式讨论中提出的若干问题。

我认为必须理解两组织之间的职能互补性。例如,我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把维持和平、缔造和平和预防冲突的某些工作分配非统组织时,这是一种分工呢?还是被认为是一种失职和推卸责任?我认为大家可以在这里和今后的会议上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我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但我的时间快用完了,我谨愿在这里对秘书长任命我以前的同事尼日利亚前常驻代表易卜拉欣·甘巴里先生为其非洲特别任务顾问表示欢迎。我们认为,鉴于他在这里的长期经验,包括他在安理会的工作,他将为加强联合国和非统组织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作出巨大贡献。我认为秘书长作出了值得称赞的选择,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祝贺马来西亚常驻代表提出其"平凡大使"的概念,这对安理会来说是一个值得敬佩的新奇事务。我相信,秘书长在即将动身从事其他重要工作时,将注意到这一点。

杜萨里先生(巴林)(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主席先生,我要表示很高兴看到你不顾非常繁忙的时间安排,主持安全理事会工作。我要感谢贵国代表团作出出色选择,把这个问题提交我们公开辩论。

我们应该对困绕非洲大陆的各种弊病、麻烦和问题进行深入审议。我们希望,本次会议将给我们提供一个就非洲问题交换意见和促使联合国在非洲发挥作用的良好机会。

非洲经常感到受到联合国的忽视,我们非常同情我们在该大陆的兄弟们所抱有的这种感觉。我们也希望今天的会议对非洲的实际局势产生积极影响。我们还要感谢秘书长科菲·安南的重要介绍性发言。

众所周知,非洲问题在安全理事会议程项目总数中的比例超过 50%。我们认为,

这需要人们更加关注非洲国家,并促使我们考虑以各种办法改善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在非洲的工作方法。在这方面,我们愿同安理会其他成员和广大联合国会员国分享以下想法和意见。

第一,必须加强和增加安理会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这需要安理会工作有更大的透明度。安理会在审议非洲问题时应该邀请冲突各方参加审议工作,听取他们的观点并努力调和这些观点。另外,非统组织秘书长参加安理会非洲问题的若干审议工作也非常重要。我们认为,安理会工作如果没有透明度,安理会就很难在解决非洲冲突方面发挥有效作用。

第二,承认经济因素是许多非洲弊病和问题的根源,因此也许有必要加强安全理事会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磋商与合作,设法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议及,非洲有渊博的资源和财富,但由于许多原因,没有们得到良好和妥善的开发。联合国可以协助克服这些障碍。

第三,安全理事会若能在需要时加快决定建立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并迅速部署那么我们认为安理会就能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观察员。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考虑建立一个有一定预算限额的常设信托基金,用于支付初步部署非洲特派团,特别是在紧急状况下,直到联合国有关机构有机会考虑这种特派团的预算。这样做将能加快这些部队的部署和对有关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的维持。但这一信托基金不应取代维持和平预算。

第四,在冲突后时期,联合国需要以高级别联合国官员,或者安理会认为恰当的任何其他形式在有关的非洲国家继续存在,以维持通过这种维持和平行动而取得的和平。

最后,我们支持秘书长提出的切实步骤,并且认为若能有效地执行,这些步骤将能大大有助于解决非洲大陆的问题,并能在那里防止新武装冲突的爆发。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能采取具体、切实的措施以补充秘书长的建议,并在一法律框架内拟定这些措施,以便有执行的约束和承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林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雷瓦卡先生(加蓬)(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今天上午的辩论证明贵国一贯关心影响非洲的问题,以及安全理事会加强它对非洲危机局势干预行动质量的愿望。有关区域协定与安排的《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确立了联合国同这些机构合作的法律框架。这里考虑的合作领域属于安全理事会的职权范围,因为它们涉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自从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通过 1965 年 11 月 15 日协定以来,又增加了一些其他协定以加强这种合作。 1990 年 10 月,这两个组织的秘书长又更新了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协定。

对困扰非洲的各种弊端的分析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我们需要的是找出解决办法。我们要赞扬联合国秘书处不懈努力,把它同非统组织的合作协定变成实际行动。联合国同非洲各区域组织之间的各种会议、人员交流和培训方案以便利非洲国家参加维持和平行动,就是这种努力的证明。

安全理事会 1998 年 9 月 18 日第 1197(1998)号决议和作为文件 S/PRST/1998/28 印发的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声明提出了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若能得到明智的执行,将对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产生真正的影响,大大加强联合国和非洲各组织之间的合作程度。

这两份文件除其他外,强调需要任命非统组织和联合国联合使者,加强和利用联合国加强非洲预防冲突与维和准备信托基金,发展非统组织预警系统和非统组织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机制,并支持区域组织,帮助它们获得维持和平行动所必需的后勤支助和资金。

这一问题对非洲仍然极端重要。鉴于安全理事会,不愿迅速承诺帮助扑灭非洲热点,非洲国家越来越不得不承担许多代价非常高昂维持和平行动。如要它们有效履行其任务,它们需要有更多的财政与后勤支助。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监测组曾在塞拉利昂面临极大的困难,不是因为缺少部队,

部队由西非经共体各国提供;而是因为缺乏后勤和资金。

安全理事会必须结束在非洲延误部署维持和平特派团的做法。

和平与安全的需要必须压倒任何其他考虑。因此,应该避免在签署和平协定到部署维持和平特派团之间造成空隙,不让各方有机会恢复敌对行动。我们指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情况。霍尔布鲁克大使前面已谈到,明天我们将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问题。

我们已讲到支持发展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已经建立的预警系统。这些系统是预防冲突的有效手段,只要它们能得到必要的财政资源,并确保各方的合作和迅速反应,特别是就潜在冲突的危险交流情报。

预防冲突还意味着确保遵守武器禁运,主要是轻武器。现在已有若干项研究和决议,其中包括安理会第 1196(1998)号决议。贯彻执行这些决议和在决议规定被违反的情况下采取有力行动,将是有益的。

向非洲派遣安全理事会特派团的问题,应该根据情况逐例考虑。滥用这种作法可能影响安全理事会帮助结束这些冲突应该作出的迅速反应。东帝汶模式不能无区别地套用于非洲局势。

最后,目前重要的是,应该通过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后勤支助来执行已有的措施。

我们欢迎最近作出的指派易卜拉欣·甘巴里大使协助秘书长的决定。正如马来西亚大使正确指出的那样,这项决定是一个很好的主动行动,应能为我们审议非洲问题提供新的动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相信,对于加蓬大使代表非洲国家政府针对维持和平方面的延误问题所说的话,整个非洲都有同感。

贾涅先生(冈比亚)(以英语发言):冈比亚代表团非常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团在安理会本月份的工作方案中专门为讨论非洲问题安排了时间。主席先生,我们还荣幸地看到你这位非洲之子主持今天的会议。做这项工作的最合适人选莫过于你本人。

我们读过你最近就非洲问题所作的一些发言,因而对你能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

感到荣幸。我要感谢杰里米爵士将发言稿提供给我。我一读起那些发言稿,就无法释手;而且我很快就有一种驱使我不停地读下去的强烈欲望。

我国代表团还感谢秘书长对这些讨论的领导,感谢他所说的发人深思的话。他提出的题为"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S/1998/318)导致通过了一些涉及今天所讨论问题的非常重要的决议。我们将在后面回头谈论这些问题。

部长先生,我国代表团极其赞同你所说的话,你曾经两次说过,非洲在国际政策方面仍然遭受忽视。你接着说,在冷战期间,东西双方通过代理战争和附属国战争,对非洲实施控制,此后东西双方又为其目的而几乎完全弃它而去。

然而,我们高兴地看到,联合王国以及美国在霍尔布鲁克大使访问非洲之后,将支持非洲的复兴。联合王国政府重新致力于处理非洲问题,这使我们更加受到鼓舞。你还说过,

"英国将继续作为非洲的朋友在安全理事会发挥积极作用。在联合国的行动能够制止战争或建设和平的时候,我们将全力以赴"。

现在让我们行动起来,从如何改进安全理事会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主要分区域组织之间协调与合作,包括协调具体问题方面联合行动的问题入手。正如我们先前所指出的那样,秘书长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的报告导致通过了三项非常重要的决议和一些主席声明。其中第一项是安全理事会 1998 年 9 月 18 日关于加强联合国与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在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方面协调的第 1197(1998)号决议。第二项是 1998 年 9 月 16 日关于武器禁运的第 1196(1998)号决议,第三项是 1998 年 11 月 19 日关于非洲境内小型武器非法转让和积累的第 1209(1998)号决议。

从上述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改进安全理事会与非统组织之间协调与合作的法律构架已经存在。非统组织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协议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机会,如果需要更明确说明的话,我们可以提及非统组织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机制。此外还有其他途径,例如通过对联合国加强非洲预防冲突与维和准备信托基金提供

捐助—但是正如各位同事已经说过的那样,只是依靠信托基金是不够的—以及通过非统组织和平基金和在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机制内设立一个长老理事会。

随着在非统组织内设立联合国预防行动联络处,安全理事会第 1197(1998)号决议要求秘书长考虑可采取哪些办法和途径来使该处更加有效,同时考虑是否能向安理会所授权的非统组织和非洲分区域组织维持和平行动指派联络官。另一个问题是,是否能鼓励任命联合特别代表。安全理事会第 1197(1998)号决议还请秘书长除其他外,采取措施改进联合国与非统组织以及联合国与区域和分区域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流。其他措施可包括人员交流以及安排联合专家会议以探讨预警和预防问题的某些具体领域。

关于另一个问题,即如何更有效地实时应付非洲维持和平的需要问题,我们提到了两次主席声明、联合国加强非洲预防冲突与维和准备信托基金的使用以及对捐助非统组织和平基金的鼓励。各方还请秘书长协助非统组织和分区域组织建立后勤评估小组,其方式是鼓励与非洲维持和平人员开展联合培训及模拟演习和讨论会,从而帮助非洲发展维持和平能力。

第三,关于安理会能够利用其他哪些工具来帮助解决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预防非洲冲突,我们提到了控制武器流入非洲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这方面,任何飞机都不会在你们各国情报官员不知情的情况下从任何机场起飞。如果我们能够交换此类情况—也就是说,每当货机飞离机场或每当船只驶离港口的时候,你们就通报非洲的有关方面—我们可能无法立刻予以消除,但我们相信,从长远来看,我们将能够对此类贩运活动给予致命的打击。我们还可以鼓励通过立法或其他法律措施,把违反武器禁运的行为确定为刑事犯罪。

主席先生,我最后要再援引你的一次发言。 1999 年 9 月 13 日,你在“非洲治理方面挑战”会议上发言时说:

> “然而,姑且不论共同的人道主义价值观,非洲的成功对于西方的利益来说至关重要。它的成功可以造就一个更加安全、在环境上更能维持的世界。它将减

少援助预算和联合国预算。它会打开新的市场,并且会消除将日益威胁西方的恐怖主义庇护所”。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使先生,非常感谢你。你对于我的发言大加褒奖并大量援引,在此情况下,我也只能深表感谢并祝贺你的出色判断力。我还要向你致歉,我念错了你的名字。

我还要赞扬你的坦率态度,并且我要表示,我非常赞同你就不同机构交换情况并确保掌握这些情况以供追踪和查明那些非法破坏联合国制裁措施的人所提出的几点意见。就安哥拉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

拉夫罗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非洲问题一直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注的一个焦点。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非洲大陆局势的严重关切。

如果几乎占国际社会三分之一的非洲国家继续处于政治和社会经济“震区”,那么世界很难实现长期的和谐发展。

今天的安全理事会会议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都理解迫切需要有一项协调的战略来维持非洲大陆的和平与稳定,并解决和预防那里的武装冲突。

毫无疑问,非洲人自己应在这件事情上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满意地注意到,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以及诸如西非国际经济共同体(西非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发展局)等分区域组织开展了维持和平努力。在一些情况中,这使我们能够在解决冲突方面采取重在的积极步骤。这些努力必须得到联合国权威和能力的全力加强。在这一点上,我们所应该谈论的并不是取代非洲的努力,而是合作互补、协调和联合国援助建立非洲维持和平机制。

加强非洲和平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必须是联合国促进建立有效的泛非体系,它将既适用于预防和解决冲突,而且也是执行冲突后复兴任务的全面解决方案。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联合国系统各机关和机构的协调行动。确立这种工作的真正机会之一是应用《宪章》关于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合作的第 65 条。

我们支持秘书长为扩大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中的关系所采取的步骤。这些步骤有助于在非洲区域执行具体的和平倡议,包括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冲突有关的近来实施的一些主动行动。

联合国在动员国际捐助支持非洲维持和平行动领域里拥有巨大的潜力。其事例之一是利用或建立信托基金以促进预防非洲冲突的能力。

我们认为,联合国和非统组织在发挥维持和平行动潜力方面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是人员、信息交流和工作人员培训方案。

我们提议,我们应该共同考虑一下我们如何才能加强非洲区域组织,首先是非统组织在维持和平行动中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我们注意到了这种组织的维持和平行动必须基于充分遵守《宪章》这一极其重要性。未经安全理事会的授权,区域组织不得采取强制性措施,不管是制裁还是更为重要的是军队。反过来,安全理事会应该更为注重听取非洲人自己在寻求解决非洲大陆各种问题时共同表示的意见。

安理会举行象今天这样的关于非洲问题的公开会议将有助于明确地重申这种做法。我们乐于接受安理会与有关国家和组织其他形式的合作,以便促进寻求使安理会对具体冲突作出适当的反应。现有的议事规则使我们有足够的机会这样做。

俄罗斯联邦从开明、公平和互利合作伙伴关系的立场处理在非洲和与非洲的合作,没有任何指手划脚,没有意识形态的陈见和没有国家的狭隘观念。我们准备从这一立场出发,参与国际促进建立对非洲维持和平行动潜力的活动,当然我们的理解是,外部对这一地区的援助应该成为非洲国家本身所采取步骤的补充,而不应该取代这些步骤。

主席:感谢你立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榜样。

丰塞卡先生(巴西)(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发现自己与我的马来西亚同事处境相同。我也属于主席先生你所创造同一类“平凡的大使”,但我认为我是一个尽责的平凡大使。我要说,在听取了那么多发言之后,我国代表团对你提议我们审议的问题的具体方面已经没有多少话可说。

我认为,我的同事们已经充分探讨了可用于加强非洲维持和平行动的手段的问题,我认为,正如福勒大使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手段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采取行动的依据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今天听到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奇之处。但对我们应该行动的方向似乎形成了某种协商一致意见。这些手段是众所周知的这一事实本身并没有解决非洲的和平问题,我想就此谈一谈我的两条意见。

首先,有人提及了这样的事实:在非洲使这些手段生效所缺乏的东西之一是政治意愿。政治意愿是一种极为抽象的实体,它有时候几乎象一种神奇的解决办法对极为复杂的问题产生效果。我们知道,要形成政治意愿是多么困难。人们一度对非洲的和平行动感到沮丧,恰恰是因为难以形成这种政治意愿。

我想谈的另一个问题是,虽然我们可能熟悉这些手段,但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些手段适应具体的危机,因为非洲的每一个危机每一个冲突都其自已的动力和自已的逻辑,而我们必须有能力根据这一冲突调整这些手段。这同样也是一个极为微妙和极为困难的政治问题。

在谈了这两条一般性意见之后,我现在希望谈一谈主席先生你就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合作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势必要涉及的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我认为,我的马来西亚同事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也是十分相关的。它们并不是一些新问题,我们已经极为经常地讨论过这些问题。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没有得到迅速和直接了当的回答和解决——我认为这部分地是安理会的过错,因为我们的程序往往过于死板。回应这一类问题的更为自然的论坛,即更为公开和更为坦率的辩论是非正式磋商,但我并不认为诸如非统组织这样一个组织的秘书长曾被邀请参加这种磋商。因此,在创立解决这一类问题的非正式程序方面遇到困难部分地是我们的过错。

关于手段问题,请允许我仅谈一谈我们确实拥有的手段之一,而且我将列举象安盟实行制裁的例子。我们大家显然都承认福勒大使的工作极其重要。我认为这是一个奇特的情况,因为上次在他完成工作之前,我们已经感到制裁的影响在发生变化,它

们已经变得更为有效。我认为虽然这与他的人格、他的领导才能和他实施这一工作所动用的力量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同样有关系的是关于安盟的政治气氛在发生变化,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不仅在非洲人眼里、而且在西方世界的主要国家眼中,已经显示一种剥夺安盟合法性的倾向。

主席先生,我现在将象冈比亚大使那样在此提一提你曾就萨文比先生所说过的一些重要的话。

(以英语发言)

"萨文比是西方的造物。萨文比的手上滴着千千万万安哥拉人的血"。

(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们并没有听说过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卷入安哥拉问题,这些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件新事情,有助于创造某种政治气氛,推动富勒大使的工作发挥其应当发挥的作用。

最后,我要就我相信彼得雷拉大使提到的,并与非洲冲突起因的复杂性质有关的一些问题谈一点看法。

霍尔布鲁克大使关于艾滋病问题的说法令我非常震惊。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艾滋病将对安全产生影响。大家知道,艾滋病通常是作为一个流行病问题处理的。处理艾滋病问题的讲坛显然不是安全理事会,而是世界卫生组织。但我想,我们应当承认,他所说的有其深刻道理。我不清楚艾滋病问题与安全问题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但我认为,我们应当承认,我们至少应对此作出考虑。

所以,这方面的意义何在?事情非常简单:为解决非洲的冲突和危机问题,我们应当超越安全理事会的范围。我认为,这是我们自然而然应从霍尔布鲁克大使的一类发言中得出的必要结论。问题在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如何协调有关活动,甚至除了活动之外,如何达成一种协调的办法,不仅包容具体的政治和安全方面,还将包容经济、社会和与非洲卫生条件有关的其他方面。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使先生,请允许我表明,我深深赞赏你在这次辩论中进行发言的方式。这种随意漫谈的大使做法显然很有感染力。我尤其赞赏你将辩论中表明

的其他看法联系起来的做法,我想这将有助于我们取得进展。

同时,我还要说,你关于设法在安全理事会与非洲统一组织乃至整个非洲之间建立非正式联系的意见非常有趣。对此,我们应当作出更认真的考虑。

或许,最后我还不妨表明,我始终发现,如果我在会议上不带讲稿随意漫谈,我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紧张,因为他们认为,我可能会讲出我真正相信的那些事情。

安贾巴先生(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的代表团组织了这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也请允许我欢迎我的同事和朋友霍尔布鲁克大使从非洲归来。我们期待将会深入讨论他的非洲之行的发现。

随着安全理事会有可能逐渐丧失其在非洲的信誉,除其他外,确实需要在处理非洲问题时进行创新。主席先生,你向我们提出了三个问题供讨论,我将尽可能简单而坦率地表明我的看法。首先我要谈谈如何更加有效地处理非洲的维和需要的问题。

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应将其国家利益与受冲突影响的国家的需要区分开来。在非洲的维和行动不应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维和行动有所不同。维和行动的规模和使命应当根据冲突的程度来决定,而不应根据地理位置来决定。当然,我注意到了我左边的代表刚才说过的话。

在预计要采取一次维和行动时,安理会应预先为此作好准备。应将秘书长和维和行动部看作是对安理会工作的补充。应当支持秘书长的努力。安全理事会与秘书长不是一种竞争关系。

此外,我们如果认真对待预防冲突,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必须及时采取行动。为避免冲突升级而进行及时干预的重要性,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这需要安理会成员显示必要的政治意愿,我要强调“必要的政治意愿”,并需要全体会员国为干预提供必要的资源,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资源。当然,信托基金是有帮助的。但我们认为,它们不应取代常设资金。

例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如果在冲突一开始就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我们今天就

不会面对该国遭受的巨大的生命损失。甚至现在这场冲突的真正起因已经非常清楚,某些方面仍然犹豫不决,踟蹰不前,缺乏政治意愿。我们可以继续对人道主义局势表示关注,为我们的无所作为进行辩护,但我们都知道,局势将进一步恶化。我们必须设法来追求我们的国家利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是对安全理事会的一次考验。空话不起作用,它们于事无补。我们需要做的是采取行动——现在就采取行动。

联合国需要从财政和后勤上支持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采取的行动。如果缺乏这种灵活性,局势将继续恶化。

当非洲发出求助的呼声时,安全理事会应当倾听。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有效方式是通过安全理事会与非统组织分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我们认为,联合国与非统组织对冲突局势的了解往往是不均衡的。因此,安理会如果能够与非统组织的代表直接交流看法,总会是有所帮助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支持秘书长的提议,安全理事会应于适当时机在非洲召开会议。安理会应对这一提议作出进一步探讨。

此外,我们知道,通过联合国与非统组织之间的合作,已建立了一种机制,便利联合国秘书处与非统组织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包括和平与安全在内的一些问题。从非统组织的角度来看,安全理事会能不能从此类讨论的结果中受益呢?

再有,应当加强与分区域组织的合作。分区域组织需要得到支持。在这一点上,主席先生,我们也同意你的想法,即安全理事会应考虑派出代表团到该一地区解决那里的问题。

关于安理会可采取哪些额外措施,帮助解决甚至预防冲突,请允许我说,安理会在按照《宪章》规定行事的同时,应当发挥秘书长的斡旋作用,例如,向潜在的冲突热点派出他的特使,调查冲突局势。在这方面,应使非洲知名人士作出贡献。

最后,正是我先前提到的我们所有人的政治意愿能够帮助我们结束非洲的冲突。我们必须向非洲的反叛运动及其支持者发出这样的明确信息,即:我们话已说的够多,现在我们要动真格的了。现在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主席先生,在这里,我赞同你和福勒大使关于安哥拉的讲话。局势已持续了很长时间。安盟在那里,而且得到联合国会员国的支持,而这些会员国原本应该确保安全理事会实行的制裁得到全面执行。如果有必要——我相信有必要,必须揭露支持安盟的人并使之名誉扫地。我们期待小组 2 月提出报告,希望安理会在这方面采取适当措施。

最后,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作为非洲的子弟主持这一非常重要的会议。你的与会证明了你个人和贵国对非洲的承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纳米比亚代表讲的客气话。

我非常赞同纳米比亚代表关于会员国在持续的安哥拉冲突中有同谋的说法,因为萨文比和安盟的军火、弹药和燃料途经或飞越邻国,也来自其他会员国。否则,他就不会得到任何供应品,战争就会停止。

日博加尔先生(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斯洛文尼亚赞赏联合王国主持召开今天联合国与非洲伙伴关系问题的着眼于行动的公开辩论。我们认为,在当前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安全理事会应该以创新精神寻求办法更好地履行《宪章》赋予的责任。

我们感谢秘书长对联合国在非洲面临的挑战所作的分析。他的分析和建议提供了宝贵的洞见,也表明非洲问题确实是秘书长关注和行动的中心。

安全理事会对非洲的具体局势也给予了很多关注,同时试图为安理会今后的行动建立必要的概念框架。这一工作的大部分已在加蓬大使主持的安全理事会特设工作组中完成,安全理事会最近在 9 月 29 日和 30 日关于非洲局势的公开辩论中也表达了要采取行动的意愿。

尽管迄今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毫无疑问有必要采取进一步行动。尤其重要的是应该改进机构间合作,特别是联合国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以及几位发言者提到的主要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

安全理事会始终支持非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的努力,并准备加强这种支持的效

果。这种意愿的一个良好实例就是联合国最近在塞拉利昂部署维和部队。这一部署很重要,这有几个原因,包括象征性的原因。近在几年前,塞拉利昂曾被称作所谓世界上正在出现的无政府状态一个典型例子,并成为国际社会解决非洲冲突问题上心安理得的借口。

因此,联合国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目前成功的合作非常有助于消除秘书长在“非洲问题进度报告中所说的那种非洲悲观情绪”。

安全理事会有必要参与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另一领域涉及制裁。安全理事会实行的制裁大多数都是针对非洲会员国或具体的集团,这是非洲的悲剧。我们尤其支持旨在改进军火禁运的执行和阻止军火流向非洲或在非洲内部流动的努力。

在这方面,我们赞赏加拿大罗伯特·福勒大使通过限制安盟选择战争的能力推动政治解决安哥拉危机的不懈努力。我们认为福勒大使的主动行动,包括建立专家组,是对安理会工作方法的重要创新,处理非洲局势的其他制裁委员会在工作中可以加以利用。

最后,我们要提及不久前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关于防止武装冲突问题的主席声明,对这一声明我们记忆犹新。几个代表团先前提到预防的必要性,我们愿强调这一声明的三项内容。

第一,安全理事会承认,预警、预防性、外交预防性部署、预防性解除武装和冲突后建设和平是预防冲突的综合战略中的相互依赖和相辅相成的组成部分。

第二,已请秘书长就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争端提出定期报告,包括预警和防范措施的建议。

第三,区域组织在预防武装冲突方面的重要作用受到欢迎,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与区域组织举行的会议也受到欢迎。

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可以在执行非洲问题声明的那些内容方面迈出第一步。我们打算请秘书长提出第一次非洲区域预警定期报告,供安全理事会审议。一俟收到这一报告,安全理事会可与非统组织和主要次区域组织就报告的实质和报告所提

建议进行对话地点可能在非洲。安全理事会随后将认真审议在众多预防措施中哪些最适合具体的局势。

非洲和平问题需要不断的关注。目前这一着眼于行动的公开辩论是这一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安全理事会不仅能够提出解决非洲冲突根源的远见卓识,而且能够显示其有能力有效解决非洲的具体危机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表现了我们所力图树立的简练的精神。我要说安理会成员为非成员国作出了良好的榜样。我会努力加快介绍程式,这样,先前的发言者发言后,非安理会成员国就可立即发言。

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迈斯杜阿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高兴地祝贺你今天采取空前的主动行动。尽管各代表团的发言时间已限制为 5 分钟,这一主动行动仍显示了贵国和你本人对于非洲和非洲的恢复予以的高度重视。

无论我们何时举行关于非洲问题的辩论,作为非洲国家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一个成员,阿尔及利亚总感到必须再次表示对安理会失望。不幸的是,安理会最近几个月在非洲问题上的态度可以说是缺乏举或热情,尽管在同一时期安理会在世界其他地区部署行动时显示了非凡的速度和巨大的决心。

因此,非洲国家欢迎举行这次会议,我们希望它远远不是例行的演讲练习,而将通过建立超越话语和善意之外的真正伙伴关系,而对它们的关注和期望作出反应。就我们而言,这意味着通过非统组织主席和非洲集团的参与,实现有效合作和非洲的充分参与。应注意到非统组织和非洲集团的意见与关注。

几年来,非洲优先重视加强自已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能力,而且正如 1999 年 7 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非统组织首脑会议所表现出的那样,非统组织已充分参与该大陆许多地区的事务。非洲决定实行控制和充分履行其职责的实施,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联合国、尤其是《宪章》赋予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责的安全理事会——被解除了对非洲的义务。由于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已获得无可置疑的经验和专门

知识,这一点尤其重要,如果我们不能从中受益,将是令人遗憾的。这就是非洲为何一贯呼吁与这一机构建立密切和富有成果的合作。

关于非洲冲突,有可能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之间建立特殊关系的重要领域之一就是维持和平领域。由于非统组织对非洲问题的了解以及它在这一领域已被证明的经验,它能够对冲突的解决作出贡献。安全理事会方面可以支持非统组织主席和非洲国家通过分区域组织和双边一级努力所进行的工作。

从这一立场出发,非洲各国代表团热烈欢迎维持和平行动部关于建立一个工作组以加强非洲维持和平能力的建议,因为它的目标尤其是支持非统组织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机制的活动,并使非洲国家能够从后勤及财政支助中受益,以及发展其维持和平能力。1999年8月,非洲集团提交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建议,它仍在等待答复。建立这样一个工作组无疑将促进发展联合国与非统组织在这一重要领域的合作,以及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

我们认为,这种伙伴关系若想切实可行,其基础就应是安全理事会与非统组织秘书长、非统组织主席现任主席和非统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办事处,以及非洲集团主席建立定期和经常的协调。这样安理会能够获得非洲统一组织对解决某一局势的最好途径的观点和意见。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支持你的建议,即建立一个机制,以使安理会和非统组织能够共同工作。1998年设立的联合国驻非统组织总部联络处正在发挥有益和有效的协调作用。我们认为它应得到进一步加强。

同样,正如11月29日会议期间所明确申明的,应进一步加强安理会方面的预防行动。在这方面,我们应指出,为了切实有效和从必要的合法性中受益,应按照《宪章》的各项原则,尤其是尊重各国主权的原则,进行联合国所有预防该大陆冲突的主动行动。冲突的主角和各方遵守这些原则是在这方面采取的任何行动获得成功的必要组成部分。的确,在这种情况下,就象在所有预防冲突或维持和平行动中一样,有关国家的同意和合作是绝对必要的。这一原则也应适用于所有可能需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情况。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对非洲大陆冲突局势迅速作出反应至关重要。事实上,安全理事会必须能够对非洲的维持和平问题迅速作出有效反应。为此目的,安理会应适当及早在那里部署观察员或维持和平特派团,从而对在非洲缔结的和平协定作出反应。这是一个关键因素。在这方面,我们想回顾围绕通过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草案所发生的事件,它最后没有象秘书长建议的那样受权部署部队。

应特别重视小型武器和轻武器的非法贩运问题,它助长了冲突局势。

我们认为尤其重要的另一问题是资源问题。最近的经验表明,他们对和平进程的可依靠性和冲突后重建和平的努力具有影响。在这方面,为非洲建立一个联合国特别信托基金的提议值得密切注意。这一基金可以为非统组织的预防冲突活动定期提供援助,并为维持和平行动期间的前战斗人员的解除武装、遣散和重新融入社会方案提供资金。可以寻找筹措资金的创新办法,就象可以寻找新的方式进一步动员捐助界。

这些是非统组织主席希望的在辩论这一阶段提出的几个建议。我们希望,安理会在辩论之后将能够对在非洲建立真正的和平伙伴关系作出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我认为,非统组织主席的作用绝对重要,他最近在阿尔及利亚举行了会议,而且为改善这一关系他能提供的建设性领导作用将确实是非常宝贵的。

下一位发言者是喀麦隆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贝宁加-艾普图先生(喀麦隆)(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想代表非洲集团赞扬你采取这一主动行动,它不仅在一个方面使人看到了希望。它是在 12 月 8 日大会就秘书长关于非洲问题报告进行辩论之后进行的,它也确保了非洲仍处于安全理事会议程的中心。

的确,安全理事会一直而且正在讨论非洲国家的问题,但是正如你所说,结果微不足道而且令人失望。今天,正在提出一个新的全球理想,它承认非洲是合作伙伴。这一点很重要。主动提出举行这一相互作用的辩论,其优点是加强了安全理事会在非

洲人民眼中的信誉,因为我们希望这一辩论将标志着我们经常报怨的双重标准开始结束。

非洲是饱受武装冲突煎熬的区域;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不是命运预先决定的。无论如何,非洲拒绝这种命运并拒绝容忍这种状况。为此原因,该大陆各大分区域都已经设立或正在设立专门旨在预防和解决冲突的机制。

召开这次会议是为讨论联合国同非洲的伙伴关系,我将这样做,提出几个其答案可能是不言而喻的问题。但重复显而易见的事,有时是有意思和有益的。首先,我们应该问这种伙伴关系是否可能。如果可能,下一个问题是这种伙伴关系在哪些领域可能,如何建立。然后我们应讨论主席提到的一点:我们是否需要额外的工具来支持这种伙伴关系。

对我们来说,这种伙伴关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原因有好几个,第一是非洲的广泛财富,这引起人们相当大的垂涎,并因而用常常是冲突因素之一。第二,非洲问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影响。第三,非洲的地缘政治份量是不言而谕的。

如果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和不可缺少,什么是其理想领域?我们看到两个主要领域:建立可持续发展以及建立与维持持久和平。 12 月 8 日大会讨论了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续和平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但在安理会这里我们将只讨论维持和平。这涉及预防冲突,因而涉及“上游”活动如预防性外交。这还涉及用诸如部署维持和平行动的“下游”手段解决冲突。要使这些努力发挥作用,安全理事会所有有关活动都必须让非洲参加;进行这些活动时必须得到非洲的同意,并且必须在其充分合作下部署。因此需要建立这种伙伴关系。

作为联合国的伙伴,非洲是有组织的大陆,拥有我刚才提及的机制。中部非洲有其中部非洲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西非有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监测组(西非监测组),而且西非经共体最近设立了管理冲突的外交和政治机制——安全和调停理事会;在南部非洲,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具有负责和平与安全的特设结构;在东部非洲,政府间发展管理局正在积极努力以寻找非洲之角冲突的解决办法。除了

这些分区域机构以外,我还应提及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机制。

所有这些事态发展有共同的目标,既表明非洲是拥有组织能力的伙伴,能对《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作出反应。这些规定鼓励冲突的区域解决,这一切旨在促进这些机构和联合国的联合行动。

需要哪些新的工具呢?我们基本上预见两种工具,首先是财政工具,这种工具对于加强区域和分区域组织防止和解决冲突的能力以及支持和平协定都至关重要。在其它区域,签署和平协定几乎总是附有财政安排以帮助解决有关问题。我们认为,这也应适用于非洲冲突。

第二,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可以开始考虑使任命一位非洲事务协调员与秘书长合作。这位协调员应努力执行《宪章》第五十四条规定,为秘书长和非洲领导人提供联系,协助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执行秘书长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各项建议。这份报告提出了所有行动方针,并确定了有关当事方的责任,以便以伙伴关系的精神帮助非洲前进。需要的是不懈地促进这些建议的执行。

最后,请允许我回顾秘书长 1999 年 9 月 29 日在这个会议厅说的话:

> "非洲人已表现出他们渴望和平、稳定与发展以及他们愿为此作出努力的重要迹象,尽管他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完善。现在向那些能最好地利用支助的国家提供的正确支助可以是帮助非洲人渡过难关,并为更光明的未来作好准备。让我们抓住这个时机" (S/PV.4049,第 7 页)

在我看来,这就是联合国同非洲伙伴关系的实质和目的:使非洲能够有新的开端。

主席(以英语发言):真的十分感谢你。在我邀请南非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的同时,我希望安全理事会将原谅我,如果我说我这样做如何特别高兴。在那些漫长辛酸的斗争岁月中,如果有人说库马洛大使将代表他的国家在联合国发言,或说我将在部

长级别代表英国政府,我想人们会说他们不是做梦就是发疯。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我很高兴请来自南非的大使发言。

库马洛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本次安理会的主席先生,非常、非常感谢你。我们非洲人正在接管,可能这是真的;人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怎样接管的。我们将对此保密。我只是要说,在今后的许多年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当聪明的老妇人和老男人坐在非洲一棵树下喝啤酒的时候,他们回顾这个世纪,并思念对我们的斗争作出贡献的人们时,我想你的名字会出现,尽管我们本来喜欢你担任我们的部长。

在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开始这一沟通想法的时候——这是不可思议和新的想法——他说他希望我们不要带准备好的发言到这里来,并希望我们能参加这次互动式会议。要我写一些东西讲 5 分钟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我的发言可能是没有条理的。我希望你们会原谅我。

我感到很吃惊在所提的一个问题中使用了"实时"这个词。将实时同联合国联系在一起至少是令人十分兴奋的,因为它可能很少是实时的。我要在这个会议上讲的内容是十分简单的。我不准备回答所有这三个问题。我只打算将"实时"作为指导。

对我们非洲人来说,有一个问题对这次安理会是个根本的考验,这便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我十分感谢安全理事会对非洲问题进行了许多、许多次讨论。既然我们现在处于年终,也许我们需要查看一下你们对非洲问题所进行的所有讨论,回顾这些讨论以了解它们是否产生了一些具体结果。如有结果,它是什么?如无结果,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但是我们必须继续谈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如果刚果崩溃——苍天不容——那就不是非洲的失败,而将是国际的失败。

刚果的故事是十分简单的。国际社会对我们非洲人说,把你们的房子整顿好、进行参与、作一些事情。情况怎么样?我们做了。我们做了。 7 月 10 日,南部非洲各国将刚果民主共和国所有战斗员聚集在一起——在国内、国外和国内各地方的战斗员——并提出了一项和平条约。

自 7 月 10 日以来,安全理事会做了什么?这个机构做了什么?我认为需要回答的是这个问题。是的,我们谈论过这个问题,但是对刚果的人民而言,似乎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可能需要以一种对刚果人民真实的方式将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具体化。我们所做的只是提出了一项和平条约,而现在它已显露出十分脆弱。它同任何和平一样,也很脆弱。甚至在科索沃,如果你象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那样 6 个月不予置理该局势的话,它也会很脆弱。

我想我这样说的原因是,这一局势是本机构不得不真正深思我们能做些什么的一种局势。非洲人组成了联合军事委员会(联合军委会)。能够提供运输的那些国家,如南非,这样做了。我们给了直升飞机,你们给了什么?在促进该和平方面,赞比亚所给的东西比谁都多。国际社会在哪里?或者更"实时的"是,安全理事会在哪里?

我很高兴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不打算处理摆在桌面上的任何其他问题,因为试金石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我没说"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做你们曾在科索沃所做的。"我没说"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做你们曾在东帝汶或塞拉利昂所做的"。我们十分感谢在这些国家所做的,情况并不相同。刚果民主共和国是不同的。非洲每 5 个国家中就有一个国家直接卷入刚果民主共和国。如果你看一下夜不成眠,力图介入的那些国家,那么比率甚至更小。

让我结束我的发言,因为我说过我只准备谈一点。我很高兴我们整个上午讨论了关于同非洲统一组织合作的问题。安全理事会可能能够做的一件切实可行的事情是:呼吁联合国秘书长以及或许呼吁美国作为东道国,查看一下非统组织驻纽约办事处豁免和特权的情况。我国对加强非统组织各办事处——不论这些办事处在大陆或在这里——给予了许多帮助。但是我想如果能以切实可行的方式对我们在这里能做什么进行另一真正查看的话,我们便能利用帮助。

因此,就我国而言,考验是很简单的:它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我们正在注视,自 7 月 10 日以来我们一直在注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能说我在这场辩论中听到了一些十分崇高的建议,但

是建立进行国际部长变动的转让市场则是一项崇高的建议。

我十分同意你的看法,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对安全理事会的试金石,明天我们将对它进行详细讨论。在这场辩论中作为例外,我谨请霍尔布鲁克先生对南非大使的发言作简短回答。他正在迅速回到会议桌上。

库马洛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我想我发给他签证是犯了一个错误。

霍尔布鲁克先生(美国)(以英语发言):我要赞扬你的评论。我要做一项重要解释,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这一拖延的理由的一部分。我只是要对来自南非的亲爱的朋友重复我对姆贝基总统以及曼德拉总统、穆加贝总统、穆萨文尼总统和卡比拉总统有关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并强调我国的处境。

的确《卢萨卡协定》是 7 月 10 日签署的,我们明天将就此进行详细辩论。但是它的每一项重大规定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违反。如我向贵国总统所做的那样,我要亲自向你重申我国将支持维持和平。但是我们必须做得正确。直到选出一名调停者、直到联合军事委员会、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走向丰塞卡大使、秦大使、德雅梅大使和其他人所强调的正确关系的方向之时,否则我们便会犯下对联合国和维持和平的前途具有灾难性的错误。

因此我表示赞同你的情感并向你说明——以使这间房内没有人认为现在有真正的问题——我们将朝这个方向前进。但是我们需要做得正确。我在这里只代表美国发言,但这是上星期我代表我国向 10 个国家传递的信息实质,我们期待明天在主席主持下对其进行更详细的讨论。我要立即对此作出答复以使我们同你们伟大国家和你个人之间不会产生任何误解。

主席(以英语发言):库马洛大使,在你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之前,你想对那个发言作简短的答复吗?

库马洛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不想。我赞赏我所听到的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个发言者是芬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拉西女士(芬兰)(以英语发言):我荣幸的代表欧洲联盟发言。与欧洲联盟有联系的中欧和东欧国家——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和联系国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以及欧洲经济区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成员冰岛和列支敦士登也同意这个发言。

欧洲联盟欢迎联合王国的倡议和我们可以参加这个重要辩论的机会。我们希望,这个新的形式将会促成如何进一步发展联合国与非洲的伙伴关系的新作法和新设想。

秘书长的报告(A/52/871)"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和进展报告(A/54/133)包括预防冲突的重要因素和战略。欧洲联盟寻求发展一种处理非洲的暴力冲突问题的积极的、全面的和一体化的作法,这种作法除其他外将以1997年的《共同立场》和欧洲理事会关于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的结论为基础。

安全理事会在过去多次,最近一次是在11月30日,确认它愿意采取行动并探索促进和平与安全目标的新手段。

安全理事会应尽早对潜在的冲突地区给予积极注意,包括定期举行展望前景的讨论,并在这方面为采取预防性行动保持高度的准备状态。《联合国宪章》规定了一些它能够而且应该在预防冲突方面使用的工具。我们需要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发展这些工具。现有的方法,例如《宪章》第33条中所列举的方法应该进一步加强和补充。某些预防性措施,例如建立非军事区或实行预防性解除武装也属于安理会可以使用的传统的手段之列。在安理会正在考虑采取行动时,并向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征求意见并利用它们的专门知识。

欧洲联盟坚定的认为,在寻求冲突,特别是非洲的冲突的长期解决办法时,应优先注意防止武器供应和小型武器及轻型武器的非法贩运,以及制止通过钻石、金和其他贵重物质的贸易来为购买这种军备提供非法资金。欧洲联盟鼓励安全理事会在出现危机的早期更决定性的利用其权力实行有目标的制裁,包括武器禁运。我们还强调在实行这些禁运后对其实行监测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各国

以至个人的作用都是极其重要的。

欧洲联盟支持秘书长在预防性外交,包括调查团、斡旋和其他活动方面的核心作用。我们支持秘书长努力改进联合国的早期警报系统并对预防性外交给予更大的强调。安全理事会也可以起重要的作用,我们鼓励安全理事会成员在任何必要的时候派遣调查团。

我们认为,秘书长和他的秘书处的可能力量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这方面,我们想回顾《宪章》第 99 条,该条规定秘书长可以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他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护和任何事项。欧洲联盟认为,为此目的,需要加强秘书处的能力,以使安全理事会能够对潜在的冲突地区进行经常性的情况调查。我们鼓励会员国和欧洲组织更多地与联合国分享早期警报资料。

欧洲联盟鼓励安全理事会在情况需要时就及时建立联合国维持和平使团作出决定。在这方面欧洲联盟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感到关切。我们支持关于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迅速部署联合国观察员而接着需要采取的措施的秘书长建议和第1279(1999)号决议。欧洲联盟确认它准备在适当时支持一支维持和平部队,以协助各方实施《卢萨卡协定》。

安全和秩序的恢复,以及前战斗员的解除武装、复员和回归社会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在多数冲突地区,武器和战争员很容易地穿越边界,安全理事会在制订任务时应努力确保解除武装、复员和回归社会方案尽可能考虑到区域的具体条件。

欧洲联盟赞赏地欢迎国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在预防冲突方面日益增加的作用和贡献。安全理事会还可以考虑如何进一步利用这些参与者和他们的潜力。

加强安全理事会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分区域组织的协调和合作继续是关键。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这两个组织需要定期交流资料。此外,这不应限于纯粹的资料交流。各组织需要交流它们对各个领域中的今后事态发展的分析。

迅速提供经过训练的人员和有关设备是维持和平行动的关键因素。在这方面,应鼓励会员国同联合国缔结待命安排。欧洲联盟随时准备协助建立预防冲突的能力,

特别是通过非统组织和分区域组织。安全理事会应探讨支持非统组织的冲突管理中心的可能办法。欧洲联盟期待着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之间的下一次会议,以便就危机管理和冲突预防领域中的不断变化的作用和能力交流意见。

处理冲突局势的一个办法是采纳各方遵循的明确基准,包括分期部署维持和平特派团的任务延期。安全理事会可在取得进展时,采取积极行动,巩固实地取得的成就。这种积极介入可以创造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和平进程的气氛。

我试图仅仅概述我们认为应得到进一步审议的若干问题。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谋求非洲和平与稳定需要采取含括各领域的长期、全面、一致和果断的办法。欧洲联盟还强调政治意愿在非洲和其它地区的重要性。非洲前途的主要责任要由非洲国家自己来承担。然而,通过联合国、非洲各国、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和其它各方共同努力,是可以取得重要进展的。欧洲联盟希望,今天的讨论和着眼行动的办法将有助于我们翻开联合国同非洲伙伴关系的新篇章。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芬兰代表代表欧洲联盟发言,芬兰在过去几个月中非常出色地担任了欧洲联盟的主席。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巴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主持安全理事会工作和采取这一出色和及时的主动行动。我希望该主动行动将促使安全理事会认真注意非洲大陆的问题。我还必须对秘书长提出实际建议表示赞赏,这些建议为此互动辩论提供了框架。

联合国同非洲国际社会的伙伴关系必须是一种以平等而非霸权和剥削为基础的有效关系。各项联合国报告特别是秘书长的报告都明确阐明和记载了非洲问题的起因。非洲大陆及其人民和各国真正需要的是调动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物质资源。

非洲的问题是非洲各国的通病。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外债危机、贫穷、文盲和疾病,特别是艾滋病毒/艾滋病。如果说贫穷是战争的结果,那么战争也是贫穷的结果。因此,铲除贫穷是消除非洲重大冲突起因之一的一个最佳途径。要解决问题,就

必须提供大量财政和人力资源。如果没有这些资源,那么无论安理会可能通过什么决议或采取什么主动行动,这些有关联合国同非洲伙伴关系的发言就仍是无法实施的夸夸其谈。

因此,必须设立一个联合国基金,为非洲发展与重建筹措资金,并促进在非洲工作的各国际机构、联合国专门机构和金融机构相互协调。我愿在这方面强调,在该大陆殖民几十年并剥削该大陆的国家负有特殊责任。他们有义务为其长期剥削该大陆各国人民支付赔偿,并必须向提议的基金慷慨捐款。我们还必须使工业化国家非常廉价进口的非洲原材料能够获得公平价格。非洲也有权同进口制造品价格一样相应提高其原材料价格。

我现在要谈一谈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安理会可以通过支持各项努力和执行非洲人自己商定的各项决议,在建立非洲稳定与和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便实现和平、解决目前冲突和防止冲突死灰复燃。这些措施包括如下:

第一,安理会必须通过各项决议,促进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的主动行动,以此提供政治支持。安理会已发挥这种作用,但存在不必要的犹豫谨慎。

第二,安理会必须为非洲维持和平行动提供财政和人力支持,实际上,应充分给非洲维持和平行动提供经费。非洲维持和平行动作为区域和国际维持和平行动,应由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负责。

第三,安理会必须给非洲国家提供维持和平培训并为此提供经费,以便加强它们在这个领域的能力。不应把这种培训工作贬低为双边关系。

第四,安理会必须支持非统组织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机制,就解决非洲冲突问题同非统组织进行磋商,并给其解决争端的主动行动和努力提供实物和道义支持。

第五,安理会必须准备面对许多危险和障碍。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和捐助国应该愿意接受最低水平的风险。联合国不能等到任何特定区域实现和平才派特派团和部队参与。联合国在那个阶段干预将毫无意义。我们为什么仍在等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部署部队,安全理事会难道等到那里实现和平或重新爆发冲突才批准部署联

合国部队吗?

第六,安理会必须在处理非洲冲突时,采取它为解决欧洲和亚洲等其他大陆的争端而使用的同样手段和标准。联合国除偶而发表声明外,为何允许索马里战火连绵、四分五裂而不进行任何干预?

现在非常重要的是向非洲派遣维持和平行动,然而,安全理事会成员应该偶而亲自去非洲,在冲突区域附近召开会议,以便对非洲大陆问题的各个层面和方面有明确的了解。非洲各国人民仰仗安理会,希望安理会现在通过各项果断决议,避免狭隘的民族利益,并能真正解决该大陆的问题,维护其和平与安全,并促进其经济发展与繁荣。如果安理会这样做,它就会帮助非洲摆脱困境,并送给该大陆各国人民一个最好的礼物:对下个世纪抱有的希望。

主席先生,我再次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要为解决非洲冲突和解决非洲问题作出贡献,就必须改变对非洲的认识,改进传统办法并采取新的办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大韩民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李时荣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感谢你主动安排今天专门讨论非洲问题的公开辩论,我国政府对此特别重视。

我们衷心欢迎安理会对非洲问题的重新和持久的重视,其表现为举行一系列特别会议:9 月一次,今天又一次,下个月或许还有不只一次。我们也赞赏你以新颖的方式组织今天的讨论,你无疑将以这种方式引导我们的会议取得一个富有成效的结果。

现在让我提出几个与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有关的具体建议,供安理会审议。

首先,我们认为安理会迫切需要更加直接和有效地参与非洲的危机局势。我们大家都已极其生动地目睹安理会特派团在东帝汶所起的关键的作用,扭转了那里的危险局势,使安全理事会和直接有关各方能够成功和迅速地达成迫切需要的安排,恢

复对局势的控制。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可以考虑更加经常地向危机局势派遣这种特派团,同有关政府,秘书长及其代表密切协作,执行调查、可能干预或者管理冲突局势,甚至在冲突后缔结和平的任务。

第二,安理会还可以审查在安理会中建立一个特别工作单位的可能性,不管用什么名称,它的任务可以如下:同有关国家、秘书长代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其他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参与该局势的所有有关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组织密切协商,不断监测和搜集所有有关资料。向安理会报告必要的冲突或潜在冲突局势,提供评估和建议。

第三,我要建议安理会作为一项长期目标,探索同非洲国家政府、非统组织和其他组织合作建立一种非洲维持和平行动区域中心的可能性,以提高在非洲维持和平的能力。该中心可监测该区域内的局势,发现违反人权和人道主义危机的早期预警信号,发挥搜集情报交流中心的作用,提供专业培训和帮助秘书处有效地规划快速反应,包括后勤支助规划。

最后,必须在快速反应领域建立非洲自己的能力,以预防冲突,或者控制和管理冲突。为了这些目的,我们建议进一步扩大培训援助和持续的人员交流方案,并且尽早把待命安排也扩大到更多的非洲国家。

我衷心希望今天交流意见和建议能产生实质性和切实的结果,最终有助于解决非洲今天面临的许多紧迫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大韩民国代表。我可以赞扬他发言简短。这也是今天上午多数发言者的一个特点。

下午1时25分会议暂停